

勝利的戀歌

李傑三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牧場的利得

第五卷 第五號

昭和十三年五月一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三版

原價 國幣三角
特價 國幣一角

原著者 屠格涅夫
出版者 陳 荇 蓀
發行者 大光書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這是我在一個舊的意大利文的稿本裏讀的

還不多在十六世紀之中的時候，在非拉拉（Ferrara）——那時在牠的莊嚴的親王的權威之下盛生藝術和詩歌的愛護者——住着兩個青年人，名叫費標和馬佐。他們是相同的年紀，是近親，並且少于分離過；最熱的情愛從很早的兒童時期便把他們連合起來……他們的地位的相同為這個聯鎖增加了力量。兩個都是出于舊族；都有錢，獨立，並且沒有家庭的牽制；嗜好和志願兩者都是相像的。馬佐熱心于音樂，費標熱心于繪畫。他們被非拉拉全體人自傲地看待，如同宮庭，社會和城市的裝飾品一樣。在面貌上，無論怎樣，他們是不相像的，雖說兩者都是以優雅的青春的美麗而出衆。費標稍高一些，漂亮臉面，淡黃色頭髮，並且他有碧藍的雙眼。馬佐却

是微黃的臉面，烏黑的頭髮，在他的幽暗的棕色的眼睛裏沒有愉快的光彩，在他的嘴唇上也沒有費標的歡欣的微笑；他的濃重的眉毛懸在窄狹的眼臉上面，費標的黃金色眉毛却在他的純淨平滑的前額上成爲一個秀雅的半環。談話，馬佐也生氣差些。不問那些，這兩個朋友都被婦女們愛寵地看待，如他們應得的程度，成爲英俊的文雅和豪俠的模範。

同時在非拉拉住着一個女孩名叫瓦麗蕊。她是被看爲城市中最大的美人之一，雖說不大能夠看到她，因爲她過着避世的生活，並且從不出來，除非是到禮拜堂或是在大節日裏散步。她和她母親同住。她母親是貴族的寡婦，雖說只有小資產，她沒有別的孩子。在瓦麗蕊所過的每個人的心中，她都引起一種不能自禁的驚羨的感覺，並且一種不能自禁的等量的溫存和崇敬，那末謙遜的是她的態度，似乎那末輕微的是她對她自己的銷魂的美麗之一切力量的自覺。有些人，那是實在的，覺得她稍微有點蒼白；她的雙眼差不多常常是低垂，表現一種常度的嬌羞，甚或畏縮；她

的嘴唇很少于微笑，笑也只是慘弱的；她的語音無論什麼人也難于聽過。但是傳說那是最美麗的，並且她關閉在她自己的房中，在早上的清晨各物在都市中仍在微睡的時候，她愛唱古歌和着琵琶的聲音，那個她是常常自己彈弄的。不問她的蒼白，瓦麗慈以健康顯現着鮮美；就是老年人們，當他們凝視着她的時候，也不能不想：青春于純潔的少女的嫩蕊，仍在牠的花瓣中含着苞，一朝要開成完美的花朵的人們是多末快樂！」

二

費標和馬佐第一次看見瓦麗慈是在一個莊嚴的公共宴會席上，這宴會是以劉克銳慈保志亞的兒子，非拉拉的親王阿柯爾的命令而舉行的典禮，用以歡迎顯貴的公爵們的，他們是被親王的妃子，法蘭西王路易十二的女兒所請從巴黎來的。瓦麗慈坐在她母親旁邊，雅緻的高臺上面，那高台建在非拉拉的重要地方，照着巴拉的阿

(Balladio 1518-1530 是意大利的建築家。)的圖樣，是爲着城市裏最尊貴的婦女們而設的。費標和馬佐都在那天熱情地愛上了她；並且因爲他們彼此不曾有過秘密，他們即刻就知道了彼此心中的經過。他們同意都應當設法去認識瓦麗蕊；並且她假如要垂情選擇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別的一個人應當忍從着對她的決定不發一聲怨語。不幾個星期之後，感謝他們應享的大名，他們成功了，可以到寡婦的家裏去，雖說獲得那個進路是不容易的；她允許他們拜望她。從那時起他們能夠差不多每天見到瓦麗蕊並且和她談話；那燃燒着在兩個少年男子心裏的熱情也每天逐漸地加強起來。瓦麗蕊無論怎樣不在他們任那一個身上表示偏愛，雖說他們的交際顯然是合她意的。和馬佐她津津于音樂；但是她和費標談得更多，對他她少些畏縮。最後他們決定看一看他們的命運如何，於是送一封信給瓦麗蕊，在那封信裏他們請求她和他們公開，並說明預備着要嫁那一個。瓦麗蕊把信給她母親看，並且聲言她願意不嫁，但是假如她母親要認爲是她要結婚的時候了呢，那末她便願嫁她母親所選定的。

無論那一個。這精明的寡婦因了要離開她心愛的孩子的念頭流了幾滴眼淚；拒絕求婚的人沒有什麼好處，她看他們是一樣值得和她的女兒訂婚的。但是因為她私心還愛費標些，並且付度瓦麗蕊也更爲愛他，她便選定他了。第二天費標聽到他的快樂的幸運，留下給馬佐要做的只是踐守着他的話，忍受着。

這個他照作了；但是作一個眼見他的朋友並且是競爭者的勝利的人不是他所能夠作到的。他即刻賣去了他的大部分財產，聚積了幾千個達克特（幣名），他起程登了長途到東方去旅行。當他向費標說再會時，他對費標說，不等到他覺得最後的熱情的傷痕在他心裏消滅的時候，他不願回來。和他的童年直到青年的朋友分離于費標是很苦痛的。……但是將臨的幸福之快樂的預兆很快地把別的感覺吞嚥下去，並且他完全耽溺於成功的愛情之蕩漾了。

不久以後，他和瓦麗蕊舉行了結婚典禮，僅只那時他才覺到他的幸運所獲得的寶藏的完全價值。他有一個可愛的別墅，幽閉於多蔭的園子裏面，離非拉拉不遠；

他和他的妻子和岳母搬到這里來住了。於是他們的快樂時期開始了。結婚生活在新
的迷戀的光明裏顯露出瓦麗蕊的一切完美。費標變成了一個卓越的藝術家——不僅
是一個藝術欣賞者，却是一個真的匠手了。瓦麗蕊的母親欣喜並且感謝上帝，當她
看着那雙快樂的伴侶的時候。不理會地四年過去了，好像是一個極樂的夢。這年青
的伴侶缺少一件東西，這欠缺他們愁嘆着好像是一種悲哀：他們沒有孩子……但是
他們並沒有絕望。第四年年終，他們爲一種大的，這次是真實的悲哀所襲擊；瓦麗
蕊的母親病不幾天之後死去了。

瓦麗蕊哭了很多的眼淚，好久她都不能慣於她的喪失。但是一年又過去了；生
活又握了牠的權力，並且順着舊的河床汜流着。一個晴朗的夏日的黃昏，誰也沒有
料到，馬佐卻回到非拉拉來了。

三

在他離別後完全五年的時間裏，沒有人聽到關於他的一點事；都說他死去了，好像從地面上消滅了一樣。當費標在非拉拉一條街上遇見他的朋友的時候，他幾乎高聲叫出，起始帶着驚異，於是帶着歡樂，並且請他即刻到他的別墅。在他的花園裏適有一個寬敞的園亭，和屋子不相連；他向他的朋友提議，要他就安住在這個園亭裏面。馬佐很快地同意了，就在當天搬到那里，並且帶着他的僕人，一個啞馬來半島人，——啞但是不聾，要從他的表情的精當上去判斷，實在是一個聰明人。……他的舌頭被割去了。馬佐帶着許多打匣子，滿裝着各種各類的珍寶，他在他的漫長的旅程上所收集的。瓦麗蕊對於馬佐的回來是快樂的；他帶着歡欣的友誼歡迎她，但不鎮靜；在各種動作上都能看出他遵守着他給與費標的允諾。白天裏他在園亭裏把各種東西都安排就緒了；因他的馬來人的幫助，他解開了他所攜帶的異物；並

子，絲織物，絲絨，和錦繡的衣服，兵器，爵杯，上過盜油的盤和碗，金器和銀器，嵌着珍珠和青藍寶石，彫刻的碧玉的和象牙的盒子，彫的瓶子，香料，仙香，野獸皮，和不知名的許多鳥的羽毛，還有許多別的東西，牠們的唯一的用處似乎是神秘並且不可理會。在上面這些東西之中有一個值錢的珍珠的項圈，是波斯王贈送馬佐的，因為某種重大的秘密的任務；他請求瓦麗蕊允許他親手把這個項圈放在她的頸上；她爲牠的大的重量和牠裏面的一種奇熱所驚……牠似乎燒着她的皮膚。晚間飯後當他們坐在夾竹桃和桂樹的蔭裏，別墅的露台上面時，馬佐開始說起他的冒險。他述說他所見過的遠方的大陸，雲彩盤據的大山和沙漠，長江好似海洋；他述說廣大的建築和廟宇，千年的古樹，虹色的花鳥；他列舉他所見的人民和城市的名目……他們的唯一的名目就好像是一個童話。全個東方于馬佐都是熟悉的；他遊歷了波斯，亞拉伯，那里的馬比別的無論什麼生物都要雄偉並且美麗些；他穿入印度的極心，那里的人種生長得如魁偉的大樹；他到了中國和西藏的邊界，那里的活佛

叫大喇嘛，住在地上以入定的人的態度半閉着眼睛。奇異的是他的故事。費標和馬佐都聽着他好像是鈎去了魂似的。馬佐的像貌實在變得很少；他的臉，從兒童時代便微微黃黑，在較熱的日光下面晒變得仍爲幽黯一些，他的眼睛似乎比以前更爲凹下了——這就是一切了；但是他的臉的表情的卻變得異致了：集中而且沉重，永不顯露出更多的生氣，當憶起夜間在響應着虎的狂嘯的森林裏，或白天在野蠻的迷信者埋伏等待着殺旅行人貢獻給要素人類犧牲的鐵鑄的女神的僻路上，所遭遇的危險的時候。馬佐的語音變得深沉一些並且更爲恬靜；他的手，他的全身，都失去了意大利人種所特有的姿態的自由。他的僕人，卑微機警的馬來人，幫助着，他向他的東道主表演一點他從印度婆羅門教徒所學得的技術。例如，開始他自己藏在一個簾子後面，他忽然現出，兩腿盤着坐在空中，他的手指頭輕輕地按在垂直的立着的竹杖上面，這個使費標吃驚不少，並且確實驚嚇了瓦麗蕊了……「他不是一個術士嗎？」是她的思想。當他繼續着，吹奏一個小笛，從遮蓋着的簾子裏呼喚出幾條養

馴的蛇，牠們的暗黑平滑的頭和一伸一伸的舌在雜色的布下顯現時，瓦麗蕊驚恐，並且請求馬佐趕快把這些討厭的怕人的東西趕開。吃晚飯時馬佐從圓的細頸的細長酒瓶裏倒出「昔拉司」的酒來宴飲他的朋友；酒是異常香馥而純厚，黃金色帶着碧青的陰沉，並且閃耀着奇異的光彩，當向小碧玉爵杯裏傾注的時候。在味道上牠也不像歐洲的酒：很甜而且芳香，小口慢慢喝着，在全肢體裏生出一種愉快的惺忪的感覺。馬佐使費標和瓦麗蕊都喝了一爵杯，他自己也喝一杯。俯向她的爵杯上面，他喃喃地說些什麼，這樣作時他動着他的手指。瓦麗蕊看見這個了；但是如像在一切他的行為上，在他所有的動作裏一樣，有些事情是奇異而且出常，她只想，「他能在印度有了什麼新信仰，或者那是那地方的風俗嗎？」於是在短時的靜寂之後她問他，當他旅行的時候他曾繼續練習音樂不。馬佐回答她，叫馬來人拿來他的印度提琴。像近日的提琴樣式，但不是四根弦，只有三根弦，上部蒙着淺青色的蛇皮，細長的琴弦是一個半月的形式，並且在牠的頭子上閃爍着一顆尖頭的金剛石。

馬佐起始奏了幾個悲傷的調子，他告訴他們是國歌，對於意大利人的耳朵是奇異甚至粗俗；金類的弦子的聲音是憂傷而且微弱。但是馬佐開始奏最後一個歌曲的時候，忽然得了勢，並且歌聲協和而有力地發出；熱情的佳調在弦的廣闊的撥動下面流露，流露出，精妙地盤旋而旋轉，如蛇遮蓋着提琴的頂端；並且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勝利的至善至福燃燒着在這個調裏面：費標和瓦麗蕊覺到刺心的疼痛，眼淚湧上他們的眼裏；……馬佐呢，他的頭低垂着，緊緊地壓着提琴，他的雙頰蒼白，他的眉毛皺成一條單純的直線，好像是更爲集中而且莊嚴；弦端的金剛石閃耀着光的灼火，好像是被這神聖的歌曲之熱情所煽燃的一樣。當馬佐奏完了的時候，仍然緊抱着提琴在下脣和肩膀之間，握着弦的手垂下了。「那是什麼？你向我們奏的是什麼？」費標叫起來。瓦麗蕊沒有說出一個字——但是她的全生命都似乎回應着他的問題。馬佐把提琴放在桌上——輕輕地用手向後撫摸着頭髮，帶着謙遜的微笑，他說：「那個——那個調子……那個歌是我以前在西蘭島聽的。那個歌，那里的人

們都知道是一個快樂的勝利的戀歌。」「再奏，「費標低語着。「不；不能再奏了，」馬佐回答說。「並且現在也太遲了。瓦麗蕊夫人應當休息；也是我要休息的時候了……我倦了。」在全天裏馬佐都帶着敬重的純真對待瓦麗蕊，如舊日的朋友一樣，但是當他出去的時候，他緊緊地緊握着她的手，把手指在她的掌上壓着，並且那末專心地向她的臉中凝視，雖說低垂着眼皮她仍然可以覺得在她忽然發熱的臉上的看望。她對馬佐沒說什麼，但是忽忽地拿開她的手，並且在他去了的時候，她注視着他出去所穿過的門戶。她記得她是怎樣有點怕他，就是在舊日……而現在她是爲煩惱所制服了。馬佐走出去到他的圖書室：他們夫妻到臥室去了。

四

瓦麗蕊沒有即刻便睡着；在她的血裏有種疲倦而困憊的狂熱，有輕微的鳴聲在她的耳裏……由於那奇異的酒，如她所設想，或者也許是由於馬佐的故事，由於他

奏提琴……將近清晨她終於熟睡了，並且她作了一個異常的夢。

她夢着她走入一間有低矮的天花板的大屋；……是她有生以來未曾見過的這末一間屋。所有的牆都鋪着上有黃金斑紋的青色的小方磚；彫刻的細大理石的柱子支持着大理石的天花板；天花板自身和柱子似乎都是半透明可見……淡白的玫瑰色的光影從各方透進屋裏來，殺射一種神聖均一的光輝於屋裏一切物體上面；錦緞的枕墊放在平滑如鏡的地板的正中一條窄狹的氈子上；在幾於不能看見的各屋角裏燃着尊貴的香鼎，奇異的野獸的樣式；到處沒有窗子；一個掛着絲絨簾子的門在牆的幽僻處陰暗而靜寂地立着，並且忽然簾子動向一方……於是進來了馬佐。他鞠躬，張開他的兩臂，笑着……他的凶猛的兩臂緊抱着瓦麗蕊的腰；他的焦灼的嘴唇把她的全身燃過。……她向後倒在枕墊上面。

懷着恐怖哀哭着，長的掙扎之後，瓦麗蕊醒了。仍然不實在知道他是在那里並

且她所遭遇的是什麼，她起坐在床上，向四周看望……一個震顫經過了她的全身，……費標在她身旁睡着。他是酣睡了；但是他的臉面在進窺窗戶的滿月的光輝裏是灰白得如像一個死尸的臉面……比死的臉面還要憂愁些。她叫醒了她的丈夫，他隨即注視着她。「什麼事？」他叫。「我作——我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她低聲說，全身仍然在顫抖。

但是在那時候從園亭那方飄揚來有力的聲音，費標和瓦麗蕊都聽出了是馬佐向他們奏的調子，稱之為勝利的戀歌。費標困惑地看着瓦麗蕊……她閉着眼睛，轉開了，並且倆個都把持着呼吸，聽到歌曲終了。當最後的歌調消逝了的時候，一片雲彩遮蓋了月亮，屋裏忽然黑暗了。……兩個年青人都把頭倒在枕上不會交談一個字，並且他們都不會留意別人是什麼時候睡着的。